

乡土器物记

搓线瓦

◎黄孝纪

二〇〇一年门前橘子花开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，不经意间，已经十三年。这期间，沧海桑田，原先居住的那栋瓦房，连同门前的小溪、池塘和橘子树，也早已夷为平地，成了高速铁路桥墩下的荒草空坪，再也寻不了一点旧时的踪影。

母亲本是一个朴素的人，又一向家境寒微，去世时那些穿过的旧衣物，我们已经按照村里的风俗，连同她睡过的席子被褥，一同在江边的一阵烟火中化去了。待到瓦房拆迁的时候，父亲也已离世，那些残旧的坛坛罐罐及家什用具，或损或丢，或拿或送，经过几场风雨霜雪，也已杳然无痕。如今能够睹物思人的，除了那把铜茶壶，也就只有母亲的搓线瓦了。

母亲的搓线瓦是一片特制的粗糙青瓦，凸面刻着朴拙的树枝和树叶，四角各为“劳动幸福”中的一个字。凹面刻着“运莲”、“方成”四字，分别是我母亲和我舅舅的名字。瓦的两侧边缘中央，对称钻有一对小圆孔。今年春节，我到舅舅家拜年的时候，曾专门问起这块搓线瓦的缘由。舅舅告诉我，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生产队烧砖瓦窑的时候，特地为他姐姐我的母亲制作的，那时我还没有出生。

记忆中有一片苕麻地。过了村前的石桥，沿着江边的石板路，穿过田野，再逆着一条溪水上行，溪的两岸是红壤的旱土和油茶山，那片苕麻地就在溪的北岸。一年里，周边的旱土随着季节不断变换着色彩和作物，金黄的麦子，碧绿的花生和红薯，唯独这片苕麻地，似乎年复一年不需要翻垦，每年都齐刷刷地一轮一轮长出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苕麻来。苕麻长有半个人高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敢到那里面

去玩的，据说那里隐藏有很多蛇。只是在南风呼呼的夏日晴空，看着苕麻地哗啦啦作响的叶浪，一会儿碧绿，一会儿雪白，幼小的心境竟也感到十分欢愉。

苕麻长到差不多成人高的时候，打苕麻的日子到了。全家人出动，到苕麻地里砍苕麻，每人一把镰刀，把一根根圆笔直的青色的苕麻秆子齐莠割下，砍去顶端的枝叶。一捆捆苕麻挑回家，在浸泡一段时间之后，剥皮、刮皮、晒皮、搓线等一系列需要精巧手工的活计就全凭母亲一双手了。

脑海里便永远刻着一幅幅清晰的画面：在厅屋里，或者门口的石板巷子里，母亲低着头，坐在一张小矮凳上，右脚裤腿卷到大腿上，露出一条光腿来，拿了那块搓线瓦盖在膝盖骨的位置，左手从旁边的篮子里抽出干苕麻丝放在搓线瓦上，右手张开五指，在瓦上不停搓着，面前一根根粗细均匀的苕麻线不断延长，垂下来，一圈一圈在脚下的簸箕里重重叠加。

搓好的苕麻线，母亲一束束整理好，之后和了木柴灰在大锅里煮沸，捞出来，在水坑边用木槌捣击漂洗后，挂在竹篱子上晒干。赶圩的日子，母亲用竹篮子挑了苕麻线去卖，换得一些钱来，添点油盐酱醋日用的物品。剩下的苕麻线和干苕麻丝，母亲放在木柜里收着，空闲的时候，给我们纳鞋底，缝补衣服，或者随时搓一些她所需要的或粗或细的苕麻线。

几十年反复搓线，这块搓线瓦凹凸两面许多原本粗砺的刻痕，都已经被母亲的手掌和腿膝磨得光滑发亮。如今它静静地躺着，在我书房里书柜的一角，偶尔拿出来端详抚摸一番，都禁不住地勾起深情的过往。

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

◎杨洪军 杨小花

在苍穹下，石渠县以它辽阔的草原为纸，巍峨的雪山为笔，书写着无数关于坚韧、团结与爱的壮丽诗篇。这里，有“两路”精神的蜿蜒足迹，更是新时代“老西藏精神”熠熠生辉的璀璨星河。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神奇的土地，聆听那些跨越时空、温暖人心的民族团结之歌，感受那份流淌在血脉中的深情厚谊。

“天路迢迢，风雨兼程”，当十八军的铁骑踏破雪域高原的寂静，一条通往心灵深处的道路悄然铺展。那是一条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路，它不仅打破了地理的阻隔，更架起了汉藏人民心灵的桥梁。在石渠，军民鱼水情深，如同那蜿蜒的河流，滋养着每一寸土地，每一颗心灵。老人们常讲，当年十八军的战士们，与藏族同胞同吃同住，共克时艰，他们手把手教牧民识字，心连心共筑家园。这份深情厚谊，如同雪山之巅的格桑花，不畏严寒，傲然绽放，成为了“军民鱼水情、汉藏一家亲”的生动注解。正如古人所言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在这里，人和的力量，让雪山下的誓言，化作了民族团结的永恒篇章。

岁月流转，“老西藏精神”如同不灭的灯塔，照亮了扎溪卡儿女的心田。那是一种“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、特别能团结、特别能奉献”的精神，它如同坚韧不拔的磐石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始终屹立不倒。这种精神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石渠人，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懈奋斗，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壮丽篇章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无论是烈日下的耕作，还是风雪中的放牧，汉族、藏族以及其他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，手挽手，肩并肩，用汗水浇灌希望，用智慧点亮未来。“老西藏精神”，在这里，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记忆，更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，推动着扎溪卡不断向前，如同那滚滚不息的江河，奔腾不息，永不停歇。

步入新时代，石渠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践行“缺氧不缺精神、艰苦不怕吃苦、海拔高境界更高”的精神，在结对认亲、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、基层治理以及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民族团结进家庭”实践行动的征途中，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。援建干部，远离家乡，扎根高原，将青春和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了这片土地。他们不仅是技术的传播者，更是情感的纽带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“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，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，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”的深刻内涵。在他们的援助下，一座座新房拔地而起，一条条公路穿村而过，一张张笑脸在阳光下绽放，石渠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焕发着新生。这新时代的“老西藏精神”，如同那璀璨的星辰，照亮了扎溪卡儿女前行的道路，引领着他们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。

走进石渠的村落，你会被这里和谐融洽的氛围深深打动。邻里之间，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，都视彼此为家人。春节时，汉族家庭会邀请藏族邻居一起包饺子、贴春联；而藏历新年，藏族家庭也会热情地邀请汉族朋友品尝青稞酒、欣赏锅庄舞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互动，却如同细雨润物，悄然滋养着民族团结的花朵。在这里，没有语言的障碍，没有文化的隔阂，只有心与心的贴近，情与情的交融。正如那句古语：“远亲不如近邻。”在这里，邻里之间的温暖，成为了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。

石渠的今天，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结果；石渠的明天，更需要我们携手并进，共创辉煌。让我们在“两路”精神的引领下，秉承“老西藏精神”，继续书写扎溪卡民族团结的新篇章。让我们携手并肩，共同绘制民族团结的新画卷，让这片古老的高原，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！

小说连载 荒凉 越走越

◎嘎子

那天，甲嘎和小胖子上我这儿来玩，整整一天了，还看见哑子埋头蹲在墙根补皮袋子，一步也没挪动。补完后又叉开指头数那一个个细密的针眼。

“哑子肯定是个怪人。”甲嘎说。我没吱声。“哑子肯定是个怪人。”甲嘎又说。我抬头，正碰上哑子恨着我们的目光。那对眼睛瞪得很圆很冷，我心里一阵发怵。

甲嘎缩缩脖子，又伸伸舌头，说：“妈妈的，他不聋。”

后来，我们告诉了队长多吉。队长皱着脸，咬咬牙，说：“听得到个狗屎。你就是在他耳边炸个响雷，他也只是个泥菩萨。”队长轻松地吸了口鼻烟，说：“不过，你说话小心点，哑子眼睛尖哩！你们嘴巴怎么动，说什么怪话，他全看得见。”

“说汉语，他也懂？”

“除了你裤裆里偷偷放的屁他不懂，什么都懂。”

我们全都笑了。可我和甲嘎对哑子能看懂我们说话，还是不太相信。

又一天，不出工。我们几个知青坐在暖烘烘的阳光下，看着早已过时的旧报纸和一些封皮上有霉斑的旧小说书。我们约定，谁也不许吭声。土楼四周静极了，听得见哑子拉扯针线时在皮袋子磨擦的霍霍声，和他喂养的那头从不知道咬人是怎么回事的黑狗呼噜噜的喘息声。这死一般的寂静使哑子有些忍受不住了，抬头恨着默不出声的我们，扔下针线，脸色像皮袋子一般焦黄，喘息声也像拉扯针线一般霍霍响。他站起来，拐进屋内，在那堆破皮袋子上摸摸，又烦躁地甩甩手，走出屋子望望天，又拐进了屋内。他走进走出，手指扯着皮袍，把上身全裸了出来，露出黑瘦多皱的胸脯。

“哦，哈哈哈哈，”甲嘎憋不住大笑起来。我们全都笑得喘不气。

“我说嘛，他听得见。”甲嘎说。

“说不定，他还会说话呢！”小胖子说。

“放屁，他什么也听不见。他嗅得出味儿，他鼻子溜尖呢！”我说。

我们叽叽喳喳吵嚷起来。他回头，望着我们咧开嘴唇憨憨地笑了。这吵嚷声使他安静下来，又蹲在太阳下补那些永远也补不完的破皮袋子。

波姆

秋收过去了，冬天眼睁睁地就要到了。从早到晚，都可以见到哈出的雾气中，飘飞着细碎的霜粉。放在屋外的水，一早醒来，全都结了层薄薄的冰壳。

人们还是嘻嘻哈哈地干活，嘻嘻哈哈地喝茶吃饭。我枯寂的屋内常常让收工的知青们挤得满满的。劳累一天了，不图什么，只图凑个热闹。一碗水酒递来递去，歌曲便在心内荡起来了，痛痛快快地吐出来，吐进这乍暖还寒的夜空中去。一曲一曲地唱，一整夜一整夜地唱，困了歪在一旁打个吨，白天照样神清气爽地去干活。

只有哑子显得特别安静，埋头盯着炉里呼呼上窜的火苗，眼睛内烤出红艳艳的泪珠子。端给他酒碗，哧地一声吞个精光，脸色更加深沉了。队长说，寨子里酒量最好的就是哑子。一次，他独自灌下了一桶烈性水酒，还歇了一整天的麦种。

那天收工后，我屋内闯进来几个女知青，几只叽叽喳喳的麻雀，翻了我的书架又抄我的书箱，说我肯定藏有刺激味浓的小说。我结结巴巴不知说了些什么傻话，逗得这群雌鸡子笑得更响。

“啊呀呀！”姑娘们刚出门，又惊吓得喊叫起来，捂住眼睛朝屋内躲。

我回头，见哑子的裤子掉在脚根，溜光的屁股对着我，前面抵着墙根喇喇咧一滩带着泡沫的尿迹在脚底蔓延开来。完了，他提起裤子，甩甩腰，回头对着我咧了咧焦黄的牙齿。

我的脸发烫，羞辱得脑门嗡嗡直响，一团滚烫的东西在心内涌动，捏紧拳头朝他逼去。他没动，提着裤带，脸上仍是咧着深深的皱纹。我忿忿地朝他甩着小指头。他懂了，羞愧地捂住脸，蹲下来，把脸埋在膝间。不管我怎么骂，他都一动不动。

“狗日的哑子是想讨老婆了。”事后，队长多吉说。

“你是队长，就费心给他找一个吧。”我说。

“你以为给哑子找老婆容易吗？我们寨子哪里去找又聋又哑的女人。”队长多吉以为，哑子就该找哑老婆。

我只得苦笑。

那天，队长急匆匆地敲开我们的门，朝哑子嘴里嚷着手里比划，说：“哑子，区里给我们分了一些麦种，你备上马赶快去驮回来。”他又叮嘱，麦是刚培育的肥麦优良种子，不要搞错了。

哑子懂了，急忙准备好鞍垫，套上马就出寨了。地里干活的人瞧见了，哑子牵走的是那匹臀上有三朵白花的老母马。哑子回来得很早，地里填肥料的人才歇头晌。哑子昂着头走得很精神。老母马背上像驮着什么东西，爽快地把蹄子踏得哗啦哗啦响。

“哑子，驮的啥？”地里的人问。

哑子咧开嘴笑。

马背上的东西动了，分明是个人。

“哑子，麦种呢？”队长多吉问。

哑子舞着手上上下下比比划划，脸上急出了汗珠。队长懂了，哑子是说他半路上捡了个人，病得很重。哑子还说，他救了人，再马上去驮麦种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扫一扫
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